

母亲的冬

鲍安顺

冬天我坐在阳台藤椅上，看窗外楼下的美人蕉，几株月季，还有被金黄色塑皮纸包裹着的越冬铁树。阳光与时光，同时在我目光里摇晃，像叶子的幻影，勾起我对母亲的思念。

印象里，母亲没有美人蕉的优雅，也没有月季的芳华，她就是一棵被塑皮纸捆绑着的铁树。我记得也是冬日，暮色四合，户门紧锁时，忙碌一天稍有闲暇的母亲，目光凝滞地站在街道老屋旁，我感觉她的眼睛里什么也没有，只剩风，呼呼作响。或有月光，而那冬天的风却刮得她泪眼婆娑。她不停地擦拭双眼，就像她平时不停地擦拭围兜、包袱、桌椅、碗碟、房间、锅台……她泪盈溢出，那目光里，藏着她朴素生活的琳琅满目，还有匆忙身影的不知疲倦。

童年大雪天，迎面袭来刮痛脸庞的寒风，我不由得缩紧了脖子，呼吸困难，心脏咚咚作响，连双眼也睁不开来。而此时，母亲穿过街道旁高大的悬铃木，踏着厚厚积雪，手里拎一只装有香烟、火柴、瓜子和茶叶蛋的竹篮，她要去车站或码头卖这些东西，赚点钱维持一家老小的生活。我跟着母亲后面追赶她，哭着，跑着，是大姐把我抱回家，二姐给我捂手捏耳，哥哥拿出一张画片和一只玻璃球，才逗得我停止了喊着要妈妈的呼号。

母亲没有正式工作，她在大姐单位的托儿所做了十多年的临时工，年龄大了回家后，仍然固执地要做她的小买卖。她炒的瓜子香脆可口，一个冬天她要剥几十麻袋花生米，剥得手生疼，仍不肯停手，她炒出来的花生米，鲜香味浓，让许多食客吃了，赞不绝口。母亲整天，不是吧吧吧地炒货，就是上街摆摊兜售。母亲后来抽烟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染上的烟瘾。可是后来香烟涨价了，原本抽的极为廉价的香烟，她也不舍得抽了，子女买，她不接受。母亲戒烟，似乎一瞬间的事，说戒就戒了。母亲戒烟，是不舍得花钱，多少年过去了，总让我心怀愧疚，感觉母亲的一生都是冬天，贫穷、寒冷、劳累与忙碌，构成了她一世苍茫的人生。

一位朋友说，他母亲常给自己温一壶酒，说酒暖身子，冬天喝了不冷不困，干活有力气。他母亲把酒当茶喝，酒量特大，喝了酒后，脸上常有笑意，干活很卖力，做事雷厉风行，人也变得十分可爱。朋友还说，他母亲临终前，母子俩还小酌一杯，母亲是安详离世的。而我的母亲，已经离开我十多年了，我多想陪她抽支烟、聊聊天，可子欲养而亲不待，连抽支烟的机会也不会再有了。

母亲粗糙的手，干裂、脱皮、黑厚，手掌长满老茧。那手中，藏有一家人的单鞋、棉鞋底儿擦得高高的琐碎时光，有一针一线忙里偷闲的没完没了，有一日三餐小菜小饭的无尽操劳。儿时冬天里，总是看到母亲忙碌的身影重重叠叠，陀螺般旋转，额头上沁出晶莹剔透的汗珠儿。母亲似乎有做不完的活，解下围裙，抄起扫帚，拿起针线，挑起担子，拉起架子车……母亲在冬夜灯光下缝衣做鞋时，笑着对我说，儿子，冬天昼短夜长，时间溜得快，手底下出不了多少活，就得熬夜做呀！我当时小，不懂母亲的话，后来想，母亲什么都会、什么都精，利索能干，只是不会握笔写字，那是母亲最大的悲哀，像冬天的黄昏一般凄清冷然。

记忆里，我写字看书时，母亲在我旁边放上热水杯、茶叶、水壶、苹果、核桃、玉米花等，我很顺手地就可以拿起享用。还有寒风凛冽的大雪纷飞时，母亲在灶台穿梭，灶膛旺旺的，锅里的菜肴就像燃烧的火苗充满了热度和激情，即使是一碗青菜，几只红辣椒，一碟蒜泥茄子，一盆热气腾腾的白粥，都让我们笑得龇牙咧嘴。

童年我还生过一场大病，母亲去小街的尽头找医生，那也是冬雨寒夜，她在没有街灯的黑暗里穿梭，找来医生时，已经周身湿透，可母亲看我的眼神，就像冬日里在暖阳下晒过的被子，让我在寒冷冬夜里感受着彻骨的温暖和踏实。



收阳光过冬

黎杰

从上午走到下午，阳光才从丝淡的云里走下地来。

阳光绷了冷脸，霜一样寒，冰一样透，砸地上，冻手硬脚地位移着。

阳光一泛黄，一软和，人们便奔涌出门。

难得的冬日暖阳，晒一晒，收点阳光过冬。

周末的江岸，人很多。

湿地有落叶、纸屑，树荫下，草丛间，有清洁工提撮箕，拿扫帚在扫。

落叶不扫多好！冬日的空旷就不空旷了，冬日的泛白就不泛白了，可不扫行吗？那么多人从清洁工身边走过，都没人想到去劝阻。曾经有报道称，行人好心让清洁工不扫落叶，却被无端抢白一顿，还被说成神经病。唉，明知不扫更美，但谁有权力让其不扫？

阳光是温暖的，只是它走着走着就有些涣散了，一到达茫茫尘世，温度就退却了。

江岸湿地阔大，绵长，沿着江的流向蜿蜒着，铺展着，如一根柔软绸带着上镶花边儿，芦苇花儿一蓬蓬的，静止着，摇曳着。

似乎没风，人们脸没打开，僵硬着，着不上春天的表情。

继续前行。

我突然觉得我们在江岸上就是蚁行，好渺小，又若一颗颗豆子，蹦跳在小径上、草丛中。原本空旷的江岸更空旷，空旷中夹杂有一种冬天的冰冷。前前后后这些人，或立领缩脖，或袖手揣怀，或双手搓脸，他们在努力收紧怀中温暖，他们怕温暖要一点点散失。

再往前，有一蓬柳林，散在开阔地，浩大阳光瀑下来。

那蓬柳树边，一小堆枯黄柳叶，黄、金、亮，好看极了。正当我欣喜地将手从腰篋抽出，准备捡起一枚柳叶时，一位清洁工快步走来，将一只铁皮撮箕伸向前，抢先把小堆落叶扫进撮箕。恰巧，一

山上下雨了，滴在泥土上的声音很清晰。氤氲的江南气息，是熟悉的味道。暮色散开，雨却没有停歇。如今国破山河在，山外的天地间已然换了一幅景象。

还未写下《虞美人·听雨》的蒋捷望着草庐外阴沉的天空。听着滴滴答答的雨声，他想起了以前的事情，端起茶盏，抿了一口，开始叹息。

也是一个雨天的傍晚，年少意气风发的他在繁华的临安府闲逛。此时金兵已南侵多地，用不了多久就会打到这里。可是这和他一个小小的读书人又有什么关系呢？

雨越下越大，他寻思找一个避雨的地方。正好听见歌楼上传来美妙的琼音，于是上楼赏舞。

舞姬们都是浓妆艳抹，穿着五彩缤纷的素裙。在红烛盏盏的梦幻灯光下翩翩起舞，那高超的舞技引得堂下阵阵喝彩，自己也打赏了一些细碎银两。

窗外的雨越下越大，阁楼里的人越来越多。这潺潺的雨落下的声音，此刻是如此的美妙。

又过了十年，蒋捷高中进士，被封了一个小官。终日碌碌无为，混吃等死。眼看着金兵就要打过来了，京城里的达官显贵都携带金银细软和家眷去更远的地方避难。

当官的第二年，南宋灭亡了。这让蒋捷更加失望，是对自己的无能的失望，也是对国家的无能的失望。在拒绝了金人的高官厚禄之后，他深怀亡国之痛，决定离开这个地方，去竹山隐居，再也不踏入官场。

缕阳光照射在铁撮箕上，向我反射出炫目的光来，光一下子打进我眼睛，我啊一声。众皆问我怎么了？以为有尘土或飞虫进我眼睛了。我不好意思说出来，就眯了眼睛，摇摇头，不说话。

是的，我被那几枚金黄柳叶闪瞎了眼，我被震撼了，我从来没见过那么美的柳叶，而且那小堆柳叶下还有绒绒的绿草钻出。但这些，只在我心里一闪念，一激荡，我不敢说出来，我怕人误认为我也是神经病。

其实，每个人心里都装有各自冬天的美丽和温暖。

有一年冬天，我去米易，在新山村阿考广场，见到一位头戴黑丝帕的傣傣族老太婆，背了山核桃坐在广场一角地上卖。

老太婆汉语不太流利，比划居多，她后来从怀中掏出一纸板，上写每代十元，代字显然是别字。我掏钱买一袋。老太婆伸手接钱。我看清那手。是一双阳光的手，干瘦如柴，皮肤仿佛包在指骨头上，黑黄地发亮，呈深古铜色，有如灶头熏了几十年的腌腊肉一般。我猜不出她年龄，我叫她老太婆，可能并没我想象的那么老，但她表露在外的腊黄皮肤让我认为她有太阳那么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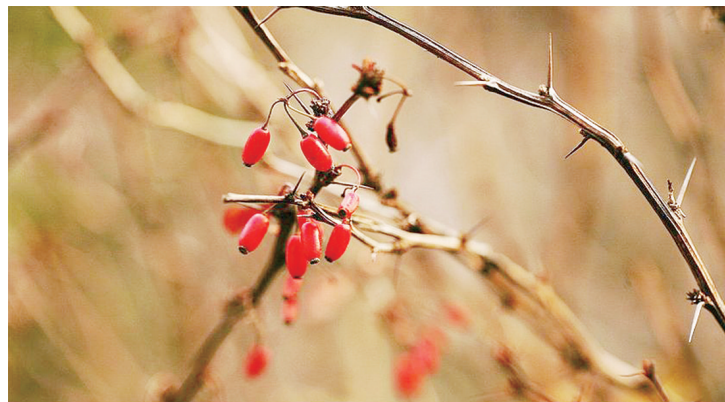
这明明是一尊雕塑呀。

米易没冬天，米易阳光很好。我想，我从老太婆样子可看出，她是把阳光收在身上了，有阳光在身，怎会有寒冷的冬天呢？

此时，我一点也不觉冷了。

爬上稍高一点的地方，江岸一望无涯，芦苇丛中，几只野鸭子游出来，缓缓流淌的江水一漾一漾的。

阳光也一漾一漾的，折射进我眼睛，我眼睛也亮起来。



(图片来自网络)

听见下雨的声音

赵瑞霖

没想到这一去，到如今已经十余年。

他清楚地记得，走的那天天空飘着蒙蒙的细雨。茫茫的江面，水田一线。他站在船上，看着路过的山河湖泊，那是故土的模样。以后，可能就不复遇见了。

抬起头，看看黑云密布的天空，一只南飞的孤雁在阵阵哀嚎。怕是和自己一样吧，在这西风中和曾经的故土告别，依依不舍的情愫吧！

雨滴落在水面，叮咚的声音，竟是那样苦涩！

蒋捷从回忆中醒来，已是入夜时分，桌子上还掉落了几根自己的白发。外面黑得不像话，已经看不见一丝光亮了。只能听见密雨淅淅沥沥打在芭蕉叶上的声音，伴着窗户钻进来的冷风。这让蒋捷倍感凄凉。

他喃喃自语道：“也不知这雨什么时候能够停下来？也许这人生的悲欢离合的经历是无情的，还是让台阶前一滴滴的小雨下到天亮吧。”

没有睡意的他，研墨提笔，写下了这饱含他一生感慨的不朽词篇《虞美人·听雨》：

少年听雨歌楼上，红烛昏罗帐。

壮年听雨客舟中，江阔云低、断雁叫西风。

而今听雨僧庐下，鬓已星星也。

悲欢离合总无情，一任阶前、点滴到天明。